

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

——访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本报记者 孔令君 任俊钰

记者：“开放”是长三角的关键词之一，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如何看待“开放”？

周汉民：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可以形成一条规律、一个经验，那就是完成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而完成这一布局，则需要对中国的国际背景和国际发展作综合考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提出，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既有自上而下的要求，又有自下而上的期望，以及世界高度关注的广阔和深邃核心背景。

去年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总书记正式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对此我有三点体会：第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上海为龙头，但上海不应当自诩为老大；第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任务是“两个服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第三，一体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长三角一体化也是自下而上的



周汉民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任务是“两个服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一体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期望。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为兴旺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理位置尤为关键，不仅面向太平洋，也是中国漫长海岸线中的重要区域，长三角地区之间历来关系较为密切、交流广泛、语言相近。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设响当当的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人”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各地之间应该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要有真正的战略驱动，长三角就是这样一个战略驱动。因此，党中央的英明决断、全体人民的同心协力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一国家战略的广泛影响力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它的具体落地是在广袤的三省一市，它的

真正的一体化发展应是水平分工

——访上海市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

■本报记者 孔令君 任俊钰

周振华研究员是上海市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经济学会会长。他曾多次表示，上海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融入周边区域并发挥核心城市作用，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拓展空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他有何新思考？

一体化的联系应是多层次的

记者：曾听您说过，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协同这种网络空间，不能是单纯的“中心—外围”模型，而是每个网络节点都是平等的。如今不少长三角城市公认上海为“中心”与“龙头”，您怎么看？

周振华：长三角一体化的联系应该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全部城市都一定要与上海互动。比如，安徽马鞍山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与南京形成较好的互动，以南京都市圈为主与上海进行联系，被纳入杭州都市圈的城市亦是如此。

以前，上海与苏浙皖之间是一个产业垂直分工、梯度转移的关系，所以各地都强调“接轨上海”“接受上海辐射”。真正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水平分工。以长三角为例，水平分工意味着周边城市的一些细分功能、产



周振华

真正的一体化，不应只是单向接轨，而要双向接轨。如果说接轨是“水龙头”与“水管”，那么项目就是“水池中的鱼”。只有“水池”连通，才能让“鱼”自由来回游动且更好地成长

业、环节或领域的发展要胜过上海，比如杭州的互联网产业水平可能高于上海，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上海金融中心形成水平分工。

上海定位为全球城市，但不是“全能城市”“超能城市”。由于水平分工，上海部分城市功能才能得到有效疏解，这也可以为上海新功能打造和功能水平提升腾出空间。长三角各地应发挥某一项城市功能、某一种产业优势，在各节点间形成分工协同的格局。

接轨不应只是单向而要双向

记者：在分工问题上，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强调“更高质量”，不少人认为要先“做大蛋糕”，暂且不谈“分蛋糕”的问题，这样行吗？

周振华：一体化发展中，“做大蛋糕”和“分蛋糕”应当同时进行，缺乏专业化的水平分工会导致过度竞争，只有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才能真正

将总量做大。

记者：都说“分蛋糕”难，您有何高招？

周振华：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关键，其中包括政策、跨地区项目、生态治理等方面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老问题”了。以前不少地方强调“接轨上海”，现在流行说“融入上海”，但是载体一直是项目承接。我认为真正的一体化，不应只是单向接轨，而要双向接轨。如果说接轨是“水龙头”与“水管”，那么项目就是“水池中的鱼”。只有“水池”连通，才能让“鱼”自由来回游动且更好地成长，否则只是把“鱼”买来或是搬去搬来。

我认为一体化的更好载体应当是在空间不邻近的区域之间，建立“双向飞地”，并探索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统筹招商、建设、管理等。比如上海孵化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缺少成果产业化的空间，缺乏土地、劳动成

飞。上海与安徽在建设科创中心上的合作要成为重中之重，两地如何在创新引领下，实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比如说，声控技术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安徽企业积淀深厚；而芯片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上海实力雄厚，两者可以形成合作。

一方面，上海与安徽应该政策对等，取长补短，使得“长板”更长。比如，上海建设自贸区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安徽如能将上海自贸区开放举措学习复制，就能够做到“不是自贸区的自贸区”。另一方面，长三角交通网络未来发展要达到“同城效应”，人才政策要有重大突破，对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应当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力量，从历史来看，“徽商”从来是勤劳、智慧、有远见的代名词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徽商团体，安徽一个县的商会团拜会规模超乎想象。从这个角度看，安徽一定要将人才优势发挥出来，真正做到“亲商”，使得在沪徽商愿意回皖投资，反哺家乡。

谈及长三角的区域发展规划，李扬最关注的是——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绕不开

■本报记者 张煜

“像长三角这样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它未来的前景，一定要放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层面上去讨论。”谈及长三角的区域发展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李扬

最关注的是城乡一体化和金融问题。

李扬认为，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城乡一体化是绕不开的一部分，其中就包含着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则是农民对土地的产权问题。

李扬指出，在农村土地确权之后，长三角的城乡一体化必然就包含了土地的城乡一体化，“当土地城乡一体化之后，农民的城镇化就是市场行为，而不是行政手段。”

若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土地一体化之外还需要哪些助推器？“当然是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李扬表示，长三角地区的农村是中国最富裕的农村地区，因此也最有条件去推动公

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若做成功了，则可以复制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前任金融研究所所长，在过去几十年中，李扬给不少地区做过金融方面的规划。他指出，当前最需要探讨的是长三角地区哪些类型的金融是可以做、需要做的。

李扬认为，在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要把眼光更多地放在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上。

李扬指出，基础设施的一体化是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又是商业性金融最不喜欢投资的领域，因此就有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用途之地。

“不过总的来说，找到四种金融类型进行分工和协作的最佳路径，将是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的根本出路。”李扬说。

长三角的品牌影响力和人才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刘庆峰有深切体会——

下好创新这盘大棋 把握住未来主导权

■本报记者 陈抒怡

在去年的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上，科大讯飞与三省一市高官签署《推进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人工智能+法院”深度合作框架协议》。一年过去，科大讯飞有限公司总裁刘庆峰告诉记者，这一合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今年1月23日下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首次运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辅助庭审。对科大讯飞的业务发展来说，更重要的一则消息是，目前人工智能刑事案件辅助审判系统已经在上海常态化使用，并在长三角全面推广。

“我们在长三角地区某个点做完应用示范之后，再往长三角其他地区推广，比原来就要简单很多。”刘庆峰承认，产品推广效率的提升与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息息相关。



刘庆峰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企业的参与热情当然很高。”刘庆峰说，企业更多的是市场，要的是区域内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人才，而长三角正好能提供这些有利条件。“如果我们率先在长三角做好，肯定就占据了中国未来的核心应用以及源头创新的主导权。”刘庆峰下了这样一个判断。

对于未来，刘庆峰建议，长三角应给予创新创业者更多的扶持政策。同时，他也希望，对于长三角产业链的布局有统一的配套政策支持。

希望示范区的经验可复制可推广

15年三次参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编制，而今对于示范区，陈雯有话说——

■本报记者 陈抒怡

200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的团队参与国家发改委的长三角区域规划项目的编制工作。2014年，陈雯团队接手了国家发改委委托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不久前，陈雯团队又参与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有人问陈雯，长三角规划已经做了两轮，为什么还要做？“因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出现的体制机制掣肘，在前两轮规划中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陈雯解释，“这是最需要解决，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回头看，陈雯参与的这三个长三角规划正好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合拍。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单个城市竞争力有限，只有“五指分工、紧握成拳”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紧接着，在城镇化过程中，主体功能区战略引导区域分工，城市群成为长三角优化开发区域的主体形态；发展至今，消除行政壁垒，打破体制机制对要素流动的阻碍，构建新型国家和区域治理体系，又成了市场新的诉求。

各地需要坐下来沟通协商

记者：去年您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提到，体制机制的障碍是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确定，在沪苏浙三省交界区域



陈雯

这个示范区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跨界管理经验，今后可以在全国类似的跨界地区推广，进而对国家跨界管理及区域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您觉得示范区的建设能否有助于解决您认为的这个最大问题？

陈雯：当然，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去着力，一是中央的管理层面，各部委须下放部分行政边界的管理权限和允许跨界服务，当然协调跨界管理，也要尊重原有的属地管理，不能把示范区变成一个行政区来进行管理体制的设计。同时，地方政府之间要进行协商谈判，比如财税分享、要素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问题，需要坐下来，相互去了解、沟通、协商、谈判，这需要有大的智慧和耐心去推动。

在这个示范区，我觉得要强调两点。第一，它不是一个新城新区，不是把上海的很多非核心和非中心功能转移过来。而且这个区域生态敏感，所以必须强调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不能因为示范区，就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

第二，该区域要打破的管理边界，又不能妨碍它原有的行政管理。

妨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应该打破，但不代表原有行政管理体制内的所有内容全部要打破，一些基本的管理要素还是要归入当地的行政管理。

期待示范区探索一条新路

记者：您对示范区有哪些期待？

陈雯：希望不要有太多的行政管理层级，在公共服务、投融资的财税分享机制、生态保护的环境协同管理等方面，希望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路来，以后可复制、可推广。所以我希望不要有太多针对该区域的特定性制度，这个示范区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跨界管理经验，今后可以在全国类似的跨界地区推广，进而对国家跨界管理及区域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刚才提到示范区的环境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陈雯：现在很大的一个矛盾焦点就是生态环境。比如上海从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的角度提出，要把吴江的太浦河变成清水通道，但是对于吴江来说，太浦河是一条通航水道，如果完全把它变成清水通道，未来运输的问题怎么解决？企业增加的成本怎么解决？是否应该有一个生态补偿机制？这些具体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跨界的环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解决案例，比如苏浙跨界（吴江区—秀洲区）水源地协同治理机制、新安江的生态补偿机制等。同时，我们也在研究纽约和新泽西的哈德逊河共治案例，当地拥有一个已经80多年历史的帕利塞兹州际公园委员会，联邦赋权，共同管理；此外相应大都市区规划也会纳入两个州的规划中，这种模式值得研究，我们有时候做区域规划，但是没有跟下一层级的地方规划很好衔接起来，很多规划内容就难以实施下去。

从这些案例我们发现，其实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协商出来的，区域合作的原则应该是成本共担、利益共享。

记者：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您还有哪些建议？

陈雯：根据我们的了解，上海的企业到外地去，最在意的是当地的营商环境。我觉得上海在长三角的龙头带动作用，应该不只是输出资金、项目，更应该输出管理经验、管理规则。上海周边的市场环境、营商环境大大提升，这能让上海服务业辐射的范围更广，市场更大。

中科大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即将成立，陈晓剑谈期许——

“立云端 接地气” 跑好“两个一公里”

■本报记者 陈抒怡

去年，陈晓剑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决策咨询专家参加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今年他又有了一个新头衔——中国科学院大学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在今年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大学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将揭牌成立。

“这个智库是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和教授建议成立的，目的就是使中国科学院大学更好对接长三角、服务长三角和奉献长三角。”陈晓剑介绍。

发展经济学表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与科学中心的转移高度契合。陈晓剑说：“目前我国虽然‘轻科技’大量涌现，但基于科学的创新依然滞后，缺少触发科技革命的‘深科技’‘硬科技’‘黑科技’，比如生物技术、半导体设计等仅占3%，这一现状亟须重视和改变。”

如何改变？长三角或是破题的关键。



陈晓剑

“要把长三角建成‘科技高原’，就要聚焦科教资源，它是强身健体的‘创新之钙’，也是推动区域发展的‘创新核反应堆’。”在谈到即将揭牌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时，陈晓剑透露，“立云端、接地气”是该研究中心的“独门秘籍”。

“立云端”是指将科技创新的链条继续向前延展，紧紧依靠科技专家和科学的方法预测预判科技前沿的战略态势、重要领域和研究方向，在重大科技前沿的战略问题上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接地气”则是指在科技与产业创新上，积极探索、实践和示范“跑好两个一公里”，在“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上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分别设立科技概念验证实验室和微小科创企业辅导中心，提升科技的产业转化率。

“围绕科技、紧盯科技、服务科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用力，我们有信心把科技智库推到一个理想的高度。”陈晓剑充满信心。